

王世贞述评《西厢记》之价值

张世宏

王世贞是以《曲藻》作为入场券进入《西厢记》的学术领域并在这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。

作为戏曲批评史上最早的曲话作品之一，《曲藻》是王世贞的文艺批评名著《艺苑卮言》中杂论戏曲部分的单行另题，关涉戏曲史、曲律、曲家评述和曲作鉴赏等多方面的内容，共计四十一条，其中最引入瞩目、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关于《西厢记》的评鉴与考述。

在《曲藻》中，与《西厢记》相关的内容有“北曲故当以《西厢》压卷”、“《西厢》久传为关汉卿撰”、“今世所演习者”、“何元朗极称郑德辉《伯梅香》”等九条内容。这九条内容虽然略显驳杂零乱，却基本构成了王世贞对《西厢记》的整体认识，概括起来分属两大基本问题：一是关于《西厢记》的文本品评，二是对《西厢记》作者问题的考察。本文拟就《曲藻》中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内容作一次细致的分析，以求得对王世贞评述《西厢记》之价值及其在《西厢记》学术史上的地位的明晰而客观的认识。

—

对《西厢记》的文本评鉴，是王世贞评述《西厢记》着墨最多的部分，《曲藻》第九条有这么一大段文字：

北曲故当以《西厢》压卷。如曲中语：“雪浪拍长空，天际秋云卷，竹索缆浮桥，水上苍龙偃。”“滋洛阳千种花，润

梁园万倾田。”“东风摇曳垂杨线，游丝牵惹挑花片，珠帘掩映芙蓉面。”“法鼓金铙，二月春雷响殿角；钟声佛号，半天风雨洒松梢。”“不近喧哗，嫩绿池塘藏睡鸭；自然幽雅，淡黄杨柳带栖鸦。”是骈俪中景语；“手掌儿里奇擎，心坎儿里温存，眼皮儿上供养。”“哭声儿似莺啭乔林，泪珠儿似露滴花梢。”“系春心情短柳丝长，隔花阴人远天涯近。”“香消了六朝金粉，瘦减了三楚精神。”“玉容寂寞梨花朵，胭脂浅淡樱桃颗。”是骈俪中情语；“他做了影儿里情郎，我做了画儿里爱宠。”“拄着拐帮闲钻懒，缝合唇送暖偷寒。”“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，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。”“半推半就，又惊又爱。”是骈俪中诨语；“落红满地胭脂冷，梦里成双觉后单。”是单语中佳语。只此数条，他传奇不能及。

王世贞直言宣称“北曲故当以《西厢》压卷”，以不可争辩的口吻肯定了《西厢记》在元杂剧中的崇高地位，并从写景（“骈俪中景语”）、抒情（“骈俪中情语”）、戏剧性刻画（“骈俪中诨语”）这三大戏剧文字语言基本要素出发，鉴赏《西厢记》曲文的精美与绝妙，慨叹“只此数条，他传奇不能及。”（显然，在王世贞看来，《西厢记》的妙处是不胜枚举的，列此四条足矣。）

王世贞的这一段话历来颇受人非议。许多持论者认为王世贞只是在赏识《西厢记》的曲文之妙，并没有指出“北曲故当以《西厢》压卷”的根本原因，即他没能真正完整地认识到《西厢记》的艺术价值。这种看法其实不大允妥，王世贞对《西厢记》的整体认识由《曲藻》中近十条的内容整合而成，并非只此一段评说，因此，对这一问题的评判，应结合其他条目，协调认识。且看第二十二条：

何元朗极称郑德辉《刼梅香》、《倩女离魂》、《王粲登楼》，以为出《西厢》之上。《刼梅香》虽有佳处，而中多陈腐措大语，且套数、出没、宾白，全剽《西厢》。《王粲登

楼》事实可笑，毋亦厌常喜新之病欤？

在王世贞的时代，有许多学者并不认为《西厢记》高妙得无与伦比。戏曲批评家何元朗甚至认为《西厢记》的艺术成就在元代杂剧作家郑德辉（即郑光祖）的杂剧《伯梅香》、《倩女离魂》、《王粲登楼》等之下。对此，王世贞针锋相对，经过比较鉴别，指出《伯梅香》杂剧“全剽西厢”、《王粲登楼》杂剧“事实可笑”，维护了典范的《西厢记》的崇高地位。

这条内容与其说是对何元朗错误观点的反正，不如说是王世贞在“北曲故当以《西厢》压卷”一条的基础上对《西厢记》在戏曲语言、结构、线索技法及题材价值等方面的更深入的认识，虽然语焉不详，点到为止，但已经抓住了问题的本质。《西厢记》的艺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在曲文、套数（结构）、出没（线索技巧）、宾白等方面的优越性上，正体现在那种破除“陈腐措大语”的创新意识上。王世贞批评“《王粲登楼》事实可笑”，这说明：戏曲创作的题材价值也是王世贞鉴别《西厢记》等剧的重要标准，说明王世贞对《西厢记》的关注已经开始由外在审美层面向深层内蕴拓展。遗憾的是，王世贞没有继续深掘，没有对《西厢记》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等内在审美层面进行阐发。

王世贞是《西厢记》批评史上第一个给予《西厢记》第五本以相当的重视和正面的称誉的。在《曲藻》第一十四条中，他说：

第汉卿所补商调〔集贤宾〕及〔挂金索〕：“裙染榴花，睡损胭脂皱；纽结丁香，掩过芙蓉扣；线脱珍珠，泪湿香罗袖；杨柳眉颦，人比黄花瘦。”俊语亦不减前。

王世贞以将第五本部分曲文的艺术成就与前四本相提并论的方式，确认了第五本的客观价值。其评价虽然只针对两支曲子的“俊语”，但这一评价本身应当说是有见识的、公允的。相对于那些完全抹杀第五本价值的持论者来说，王世贞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。

由以上对王世贞品评《西厢记》的分析可以看出：王世贞是以

整个元杂剧为参照系统，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中通过比较鉴别来认识《西厢记》的。虽然他的评鉴有着未能深入到深层内蕴的缺憾，但是，他对《西厢记》艺术的形式层面作了系统的考察，认识到了《西厢记》多方面的艺术光彩，高度肯定了《西厢记》在元杂剧中的至尊地位，他的这些评价，即使今天看来，依然是允当、合理的。这说明王世贞的《西厢记》鉴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。

二

王世贞关于《西厢记》作者问题的考述，对《西厢记》学术史有着重大影响。他的观点常被一些论者用为佐证。

对《西厢记》作者问题的认识在明代是很混乱的，关汉卿作、王实甫作、王作关续，众说纷纭。对此，王世贞在《曲藻》第一十四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

《西厢》久传为关汉卿撰，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。谓：“至‘邮亭梦’而止。”又云：“至‘碧云天黄花地’而止，此后乃关汉卿所补也。”初以为好事者传之妄。乃阅《太和正音谱》，王实甫十三本，以《西厢》为首，汉卿六十一首，不载《西厢》，则亦可据。关汉卿所补〔商调·集贤宾〕及〔挂金索〕……俊语亦不减前。

从遣词造句来看，王世贞显然是力图谨慎、言之有据的，但实际上，这段话是慎入而疏出、经不起逻辑推敲的。先不妨来检阅一下他的思路：

本来“《西厢》久传为关汉卿撰”的，新近有了不同的看法，认为《西厢记》为王实甫作关汉卿续，而且王实甫作至何处关汉卿从何处续起存在歧议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王世贞试图解开这个迷结，并在《太和正音谱》这部文献中发现了证据……到此为止，王世贞的逻辑思维是明晰合理的，但由此而下，他的论证就疏忽了：

既然王世贞所见到的文献《太和正音谱》记载“王实夫十三

本，以《西厢》为首，汉卿六十一首，不载《西厢》”，那么逻辑推论就应该是：

a. 《西厢记》“久传为关汉卿撰”的传说因无文献证据故不可信。

b. 所“谓”的“至‘邮亭梦’为止”，和所“云”的“至‘碧云天黄花地’而止，此后乃汉卿所补也”的说法亦无证据故也不可信。

c. 《太和正音谱》说明：关汉卿不是《西厢记》的作者。

d. 文献证明：《西厢记》的作者是王实甫。

可是，王世贞却把他见到的文献资料与各种传闻揉和了起来，得出了“王实甫作关汉卿续”的结论（而且，王实甫作至何处关汉卿从何续起，王世贞不再追究。）在随后的第五本〔商调·集贤宾〕赏析中，王世贞直言“关汉卿所补”，语气从容，俨然已把他的结论当作了确凿的事实。其逻辑纰漏到这里也就很明显了。

在接下来的叙说中，王世贞陷入了更为糟糕的混乱中。他在第十五条中说“今世所演习者：《北西厢记》出王实甫”，而在最后的第四十一条里，他说：

贺方回《浣溪沙》有云：“淡黄杨柳带栖鸦。”关汉卿演作四句云：“不近喧哗，嫩绿池塘藏睡鸭；自然幽雅，淡黄杨柳带栖鸦。”青出于蓝，无并美矣。

在前面，王世贞“考证”的结论是《西厢记》由王作关续（在王世贞看来，关汉卿续写了第五本，最早也可能从第四本第三折续起）可是，在这段文字中，他竟然把《西厢记》第三本第三折的著作权都转让给了关汉卿！因为“不近喧哗”四句乃是第三本第三折〔双调·驻马听〕的曲文。

从上面的论证可见：在《西厢记》的作者问题上，王世贞本人是含混不清的。然而，他的这些不严谨的看法却为后代不少关注《西厢记》作者问题的人所引用，用为王作关续说的佐证。虽然《西厢记》的作者问题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善的定论（王作关续说有着言之成理的依据）。但至少学术史上那些以《曲藻》为起点

或支点的王作关续说在逻辑上是脆弱的。

三

从《曲藻》中王世贞对于《西厢记》的评鉴与考述，我们看到了王世贞对《西厢记》研究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：在文本的艺术鉴赏方面，王世贞的形式批评无疑是比较系统的、有见识的，不乏精辟之论，颇能见出他那种诗文领袖、批评行家的慧眼，但是，在作者考证及相关问题上，他却表现得不够严谨，给本来就比较混乱的《西厢记》作者问题又添了不少浑浊。

这就是关于王世贞述评《西厢记》之价值的一分为二的评估，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所载艾南英《天慵子集》对王世贞的评价：“然世贞才学富瞻，规模终大，譬如五都列肆，百货具陈，真伪骈罗，良楛杂囿，而名材瑰宝，亦未尝不错出其中。”

注：本文所有引文均出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第四集中的《曲藻》。

作者单位：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

《赠书记》作者考

王汉民

《六十种曲》本《赠书记》传奇题为无名氏作，吕天成《曲品》、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未予著录，《重订曲海总目》、《今乐